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
第一回 西王母瑤池開宴 天狼星月殿求姻

女仙，唐賽兒也，說是月殿嫦娥降世。當燕王兵南下都之日，賽兒起義勤王，尊奉建文帝帝號二十餘年。而今敘他的事，有關於正史，故曰《女仙外史》。請問：安見得賽兒是嫦娥降世？劈頭這句話，似乎太懸虛了。看書者不信，待老夫先說個極有考據的引子起來。宋朝真宗皇帝，因艱於嗣胤，建造昭靈宮祈子。誠格上天。玉帝問仙真列宿：「誰肯下界為大宋太平天子？」兩班中絕無應者，止有赤腳大仙微笑。上帝曰：「笑者未免有情。」遂命大仙降世。誕生之後，號哭不止，御醫無方可療。忽宮門有一老道人，自言能治太子啼哭，真宗召令看視。道人撫摩太子之頂曰：「莫叫莫叫，何似當年莫笑。文有文曲，武有武曲，休哭休哭。」太子就不啼哭。是為仁宗皇帝。此道人乃是長庚星，說的文曲是文彥博，武曲是狄青，皆輔佐仁宗致治之將相。要知成仙成佛者，總屬無情。赤腳大仙一笑，便是情緣，少不得要下界去的。然而此情又種種不同。或因乎喜，或因乎忿，或因乎恩愛仇怨，各隨其所因，便要做出許多事來。試看古來英雄豪傑、忠臣烈士，如伍員之興吳覆楚，子房之為韓報仇，關神武之討賊伐曹，張睢陽之起兵拒寇，郭汾陽之再造唐室，岳少保之誓迎二帝，文丞相之建義勤王，沒而為神聖者，史冊所載，不可枚舉。即就建文遜國之後，諸臣殉難，有俞都御史景清，假為曲從，衣藏利刃，欲刺永樂。欽天監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，其色赤，而景公適著緋衣，豈非明驗？東坡先生云：「其生也有自來，其死也有所為。故申呂自岳降，傳說為箕尾。」

此理之常，無足怪者。至於女子，亦有同然。如柴紹之妻，統娘子軍而起義；朱序之母，築夫人城而拒敵；李毅之女，自領寧州印而大破芴夷。至若高涼之洗夫人為女前星，遼之蕭太后是婺宿，唐之則天皇帝是大羅天女，亦皆傳記所載，夫豈誕妄者哉？

而今話歸正傳。按道書云：天上有一位萬劫不壞的金仙，聖號稱做王母，居於瑤池。池在東天之西偏，亦名曰西池，王母亦名曰西母。天上各有境界，東天是道祖三清及群仙所居，西天是如來佛祖及諸菩薩、阿羅漢所止，北天是玄武大帝暨眾神將治焉。吳天上帝之宮闕，則在中央而統轄南天。

南天雖有南極老人與南斗星官，要皆在上帝統轄之內。上帝好生，敢居中而治南，有長養萬物之義。玄帝統雷靈神將，以肅殺為主，故居於北。佛宗寂滅無生，故以西方為極樂。道家以一炁長生為主，是以占於東方，取氣始生之義。王母所居珠樓貝闕，在瑤池之畔。此池非下界之水，乃是融成玉之精髓，溶溶漾漾，竟如酒漿一般。說話的錯了，美玉入火則愈堅，次則如石之成灰矣，怎麼融化得水來？噫，盍亦反其本而思之！美玉原是石髓所結，是以璞在石中。髓可結成玉，玉不可化為髓乎？蚌珠見月而化為津。凡物皆有相感之處，非尋常所能測識者。即如仙家之酒，名曰瓊漿玉液，要皆瓊瑤所化之髓，難道也是凡間麴米釀成的麼？那瑤池之北，有三座大殿。中間一座名碧桃殿，東名青鸞，西名石麟。三殿皆因物命名。其碧桃樹在西池之南，高八十尋有咫，俗所云蟠桃，萬年一結子者，正對中間大殿。玲瓏盤鬱，勢若虯龍，不但下界所無，即佛家之娑羅、廣寒之丹桂與夫三島之珠林瓊樹，亦迥乎不同。這是何故？只為他有瑤水浸潤；故其枝葉花葩皆帶玉之精華，在仙樹為獨冠。所結蟠桃，食一枚壽與天齊，若是三枚，能超萬劫。西母於桃熟之日開宴，止請佛菩薩、道祖天尊與上帝及諸大仙真。其餘一切仙官仙吏、海島洞府散仙、斗牛宮二十八宿，總不得與。是以歲星東方朔，每至竊食。今此一度，碧桃繁盛，倍於從前，凡散仙列宿，亦多邀請，為萬劫以來第一盛會。其時佛祖、仙真，次第咸集，唯上帝後至。遙見鑿駕雍容，御的是綠瓊輦，張的是紫雲蓋，星幢前導，羽葆後擁，眾仙皆俯伏遠迎。上帝先與如來、諸佛祖、三清道祖稽首而言曰：「元運告終，民生應罹兵劫三回。已命婁金宿下界，勦平禍亂，今又命天狼星下界。計民生應遭殺戮者五百餘萬。朕檢閱冊籍，凡人有一事一念之善者，悉與特有。」如來合掌雲：「善哉善哉，帝德之好生也。」西王母遂請入座。向南正中釋迦如來，左是過去諸佛，右是未來諸佛，前是三清道祖，東西向皆諸大菩薩。東間上帝南向；左坐昭位，第一玄武大帝，以下皆諸天尊；右坐穆位，青華帝君第一，以下皆諸大真人。西間南向獨坐是南海大士；北向兩座，左為斗姥天尊，右為九天玄女。東向首座鬼母天尊，西向首座天孫織女，餘為太微左夫人、九華安妃、昭靈夫人、觀香夫人、月殿嫦娥、魏元君、許飛瓊、段安香、何仙姑、麻姑、樊夫人、王太真、阮靈華、周瓊英、鮑道姑、吳彩鸞、雲英等女仙真。西王母陪席。其蟠桃每人一顆，上帝、三清、佛祖各兩顆，唯釋迦如來是三。佐以交梨火棗，雪藕冰桃。酒則瓊漿玉液，丹則絳雪玄霜。如來手舉蟠桃而設偈曰：

桃有萬年子，人無百歲春。

可憐虛寶筏，若個渡迷津？

然後剖食。迦葉在側垂涎，阿難睨而笑之，如來即以一枚與迦葉，一桃與阿難。道祖老君亦以一枚與金銀二童子分食。時南極老人跨來之鶴，舒翼旋舞，延頸徐鳴，如中音節。而鹿亦跳躍呦呦，俯首伏地，若乞憐狀。南極笑曰：「你這兩個畜生，也想要吃這樣的好東西。」因以指爪各掐一片與之。大士見善財童子旁注視，亦授以一枚。善財曰：「菩薩想是年老健忘了。我在西天路上做大王要吃唐僧，那時菩薩拋下個箍兒，將我兩手合住，再不得開，如何來接桃子？」大士向著眾女仙道：「這個孩子雖是牛種，到也聰明。只是他學好之心卻還未定，是以至今箍住他雙手。」眾女仙皆各稱善，大士將手一指，善財兩手分開，接去桃子。吃畢，仍舊合攏了。有嫦娥左右二仙女，一名素英，一句寒簧，是最親近的。嫦娥以蟠桃分作三分，以二小分與二仙女，一大分自嘗。王母見了，便問侍女董雙成、謝長珠：「還剩下蟠桃多少？」

董仙女就知要與嫦娥，因答云：「往年結得少，到剩二十餘枚；今歲結得多，反剩得十一顆。」王母云：「這丫鬢慳吝！可取一個來，餘十枚留與你們分吃罷。」董仙女因檢一枚送到，王母隨遞與嫦娥道：「嫦娥，今將遠別，分外申敬一枚。」嫦娥不知所謂，只道是筵散分別的話，欠身謝道：「佛祖、道祖止有二顆，小仙何德敢承？」堅辭不受。鬥戰勝佛大言曰：「誰謂仙家無情？以我看來，比凡人還勝。請看王母剩下蟠桃，獨與嫦娥，若說不是有情，因何不多送我一顆？」如來曰：「王母送與嫦娥，禮也，非情也。猶如下界餞行一般。悟空你已成佛，何猶似舊日粗魯？」老君云：「前次蟠桃會，他一人偷食許多，今送一，豈能遂意？怪不得他要爭了。」鬥戰勝佛笑曰：「我這個成佛，猶之乎盜賊做了官，今日撞著了對頭。」合座皆笑。王母與眾仙亦各微笑。只有嫦娥，又聞如來餞行之言，與王母遠別二字，適相吻合，心下十分疑惑，全無笑容。大士曰：「這顆蟠桃，王母是該送的，嫦娥是該受的，不須推辭。」嫦娥只得勉強受了，便稽首大士前曰：「小仙常願皈依如來，因自愛其發，不肯遽剃，深以為慚。今願皈依大士，懇救指示未來。」

大士曰：「要知未來，先明既往，你自省之。」嫦娥愈不能知其故，復又稽首懇請，大士乃微露其端曰：「嫦娥不記得奔月時乎？那時王母娘以丹藥賜與有窮國君后羿。爾時為國妃，竊啖其丹，因得飛身入月。獨是后羿情緣未盡，恐將來數到，不能不為了局。」嫦娥默然半晌曰：「我聞緣從情發，情亦從緣發，若一心不動，情緣兩滅。小仙在月宮清修數千年，情緣亦已掃除，不知從何而發？」大士曰：「緣有二種：好緣曰情，惡緣曰孽。情緣，如鐵與磁石遇則必合，不但人不能強之不合，即天亦不能使之不合也。孽緣，如鐵之與火石，遇則必有激而合者，孽之謂也。是則凡人多溺於其內，而仙則能超乎其外者也。嫦娥請記斯言，後當有驗。」如來曰：「善哉，大士之論姻緣也！」遂向王母合掌謝宴。

諸菩薩、眾仙真各隨如來謝畢，先送道祖、佛祖、上帝起行，然後次第稽首而散。唯嫦娥猶向西母依依不捨，再叩未來之事。西母因示之曰：「未來須似現在，慎勿忘卻今日之會。」嫦娥載拜祇受，方驟素鸞，駕彩雲，引二仙女冉冉歸向廣寒闕下。猛見側首突出一人，逕來搶抱嫦娥。那素鸞是神鳥，知道有人行兇，從刺斜裡側翅飛退。此人卻與二仙女撞個滿懷，好漢仗也！但見他：

頭戴星冠，燦爛晃瑤池明月；身披鶴氅，飄飄動絳闕香風。兩道劍眉濃似墨，斜飛插鬢；一雙鵝眼明於電，直射侵人。膀闊腰細，渾身有千百斤膂力；鼷尾跋胡，行動有三四回顧盼。原來是斗牛宮赫赫天狼星，不分做大明國巖巖新帝主。只因好色愛嫦娥，

故此潛身來月殿。

嫦娥遠遠望去，認是天狼星，知道他心懷不良。又恐他竟行魯莽起來，抵敵不住，要用個禮來服他。時二仙女吃了驚，已飛身到素鸞之側。嫦娥授之以意，二仙女乃款款向前，斂素袂、啟朱唇道：「太陰宮仙主拜上星官：適從蟠桃會上，聞星官奉敕為大明太平天子，尚未稱賀，已抱惶悚。今駕枉臨，又失祇迎，諒星官聖德淵深，不加呵責。倘有明諭，當於翌晨擁帚候駕。天令森嚴，不宜靜夜交接，伏惟見諒。」天狼見說到理路，不備用強，遂向二仙女深深作揖道：「我奉上帝敕旨，令午刻下界。今已遲了四個時辰，豈能延至明日？煩仙女上達嫦娥：我應做三十四年太平天子，少個稱心的皇后。我今夜就要與嫦娥成親，一齊下界，二位仙娥，也做個東西二宮，豈不快活？何苦在廣寒宮冷冰冰的所在守寡呢！」嫦娥聽見，不覺大怒，罵道：「潑怪物！上帝洪恩，敕你下界做天子，乃敢潛入月宮，調謔金仙，有干天律！我即奏明上帝，決斬爾首，懸之闕下。」天狼星又陪笑道：「嫦娥，你當時為有窮國后，不過諸侯之妃。我今是大一統天子，請你為后，也不辱沒了。就同去見上帝，婚姻大禮，有何行不得呢？」嫦娥愈加惱怒，厲聲毒罵。天狼料道善求不來，便推開二仙女，飛步來搶嫦娥。嫦娥心慌，遂棄了素鸞，化道金光，飛入織女宮中。那織女是天帝之孫女，天狼星如何敢去？恐他啟奏金闕，弄出事來，即掣身竟出南天門。守門神將，已是知道奉敕的，放他下界，到洪武宮中投胎去了。

且說織女正在水殿上憑欄靜坐，看這銀河，似波非波，似浪非浪，一派晶瑩混漾，乃是西天素金之氣，流注東南，或隱或現，隨斗星而旋轉，但能沉物，不能浮物的。《漢書》上所云張騫乘槎犯斗牛，又海上老人乘槎至天河，織女與支機石而返，豈不是荒唐之語？閒話休題。其時織女方欲回宮，見正東上一道金光，直向水殿飛來。起身看時，那金光斂聚，卻是嫦娥，玉容含著微微的恚意。織女知有緣故，便請坐定，從容而問。嫦娥備述一遍。織女曰：「這廝直恁無禮！若趕到這邊來，我教神將拿住，現其原形，拴在苑樹上，與嫦娥消氣。」嫦娥道：「他怎敢到這裡？只怕下界去了。我如今劾他一疏，教他做這大明天子不成。」織女道：「事到其間，若不劾奏，嫦娥倒有不是，這是勢不容已的。但據我看來，爾頂上三炁，動了嗔怒，已雜煙燄，免不得也要下界去走一遭。」嫦娥道：「這不是我過犯，怎樣謫下？」織女道：「不是謫下，大約有個數在那裡。」嫦娥道：「噫！我若下界，如何能再到月宮？還求天孫為我主持。」織女道：「我不能使爾不下界，或者下界之後，我煩個女仙真來指示迷途，仍返瑤台，便亦無妨。」嫦娥悲咽道：「不期西池上佛祖、大士、王母之言，應在頃刻！」

說話之間，素鸞與二仙女皆至。嫦娥隨謝別了織女，回到蟾宮。問侍女輩：「天狼星來，可曾進我宮內？」有好些素女齊聲回道：「怎不進宮？還來調戲我等！直教玉兔兒將玉杵打出去，不知他還躲在闕下。」嫦娥道：「直恁無禮，怎饒得過？」隨命素英草奏，片刻成就。嫦娥看畢，竟詣紫虛闕下，恭候早朝。有頃，上帝御通明殿，見嫦娥持表，隨班晉至丹陛，已知其故，令葛仙翁接上表文。略曰：

太陰廣寒府三羔金仙妾唐姮，昧死頓首頓首，具奏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陛下：竊惟天律森嚴，首戒貪淫，仙府清虛，尤期貞靜。臣姮昨隨御駕西池宴歸，不意天狼星從廣寒飛出，竟搶妾身。幸藉素鸞倒退，得脫毒手；寒簧抵住，扣問來因。天狼星大言，敕賜人間帝子，要取月裡嫦娥。凶威凜凜，竟要逼赴陽台；煞氣稜稜，輒欲拐奔塵世。而且於臣姮未歸之先，直入蟾宮，闖闖遭其蹂躪；橫行桂殿，侍女受其狼藉。此等劣惡星官，似難膺享帝福，必至殺害忠良，荼毒黎庶。即其已奉天書，尚敢故違欽限。藐天法於弁髦，狎仙規如兒戲。喪德敗檢，曠劫希聞。伏望陛下賜遣神將追還，按律處治，肅仙府之威儀，免人間之劫數。不獨臣姮蒙不朽之恩，下民亦荷無疆之福矣。姮冒死謹具奏以聞。

帝命嫦娥至前，諭之曰：「汝奏請追還天狼，乃是常人之見，非仙真之語也。天狼之帝福，是他自己所積，非朕之所與。下民劫數，亦是眾生自己造來，非朕所罰。朕乃是順運數以行賞罰，非以賞罰而為運數也。天狼星即位之後，還有一大劫數，應汝掌主，並完夙生未了之事。若天狼星之應當受罰，自然在後，今還早著。」遂令傳旨與送生仙女，於明日送嫦娥下界。

嫦娥大驚，含淚奏道：「帝旨敢不欽遵？獨是一涉塵世情緣，便有孽債纏縛，迷亂心神，安能再返清真？臣姮哀懇聖恩，將上界最苦的差罰臣去做。即使歷劫之久，亦所甘心。」俯伏不起。上帝曰：「汝不記大士之言乎？數在，朕不能拗也。但汝有此苦衷，足見清修道力。若向前途，還能不昧靈根，去來自如矣。」時二十四諸天中，閃出鬼子母天尊，啟奏道：「嫦娥此番下界，看來為天狼星所害。臣心深為不平，願去維持嫦娥也。」上帝道：「既動此念，便是數中有名人物。但時尚未至，不可輕言。」嫦娥到此地位，心已了了，遂前跪奏道：「臣妾謫下，已知數定。但掌生民劫運，易造殺孽。凡有應行事宜，懇求聖慈明誨，俾臣妾得遵奉而行，庶免墮落。」帝乃敕誡曰：「汝去，有幾件至正至大的事，是你所應做的。如天倫崩壞，汝須扶植；人心悖亂，汝須戡正，褒顯忠節，誅殛叛佞。彰輝均得其宜，便是有功無過。謹記朕言。」

嫦娥叩首謝恩而退。隨向絳河闕下謁見織女，具述帝旨。織女道：「帝意極好，但將來功行，總在爾的方寸，須牢記著。瑤池會上的女仙真，少不得有個來指導的。」嫦娥就將鬼母天尊願去的話說了。織女道：「非也，他不過暫助神通爾。有一位葛仙卿的夫人鮑道姑，誓願弘深，最肯度世。他在西池駕下。我當啟奏金母，煩他下界來，始終教育，以成大道，不愁不返瑤台也。」嫦娥再拜，謝了織女。回到月殿，與素女輩泣別。寒簧、素英皆願隨去，送生仙女止住道：「私去不得，要奉敕旨的。」二仙女牽衣痛哭，嫦娥亦不肯捨，乃作書一函，令去求天孫娘娘。又作兩箋，啟達西池王母、南海大士，不過敬謝教誨，並懇救度之意。方隨送生仙女，下界投胎。正是天上神仙降，定在人間將相家。且看下回分說。